

〔苏〕谢·茨继贡著  
李家云等 译





# 黑 森 林

〔苏〕谢苗·茨维贡 著  
李家云 王殿凤等 译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一月

黑 森 林

〔苏〕谢苗·茨维贡 著

李家云 王殿凤等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4 字数310,0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84 定价：2.50元

## 内 容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闪击苏联，迅速突入苏联领土，苏军被德军击溃后，某战区一些失散的官兵自动集结在姆兰斯基少校的周围，组成一支敌后游击支队，以黑森林为基地，主动袭击敌占区的各种军事目标，多次粉碎敌人正规军、党卫军和警察的围剿。他们经受伤病、严寒、饥饿的严峻考验，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涌现出了一批刚毅、勇敢、机智的指战员。最后终于在统帅部和前线部队的支援下，突破敌前沿阵地，胜利与自己部队会师。书中故事情节生动曲折，敌人的暴行令人发指，战斗场面惊险，扣人心弦，英雄人物可亲可敬，是一部较好的爱国主义军事文学作品。

# 目 录

|                    |         |
|--------------------|---------|
| 支队在东进 .....        | ( 1 )   |
| 冯·霍尔恩将军大发神经 .....  | ( 11 )  |
| 重要的委托 .....        | ( 16 )  |
| 越过前线 .....         | ( 25 )  |
| 命令就是命令 .....       | ( 32 )  |
| 在敌人包围中 .....       | ( 37 )  |
| 在冯·霍尔恩处进行的审讯 ..... | ( 68 )  |
| “钢圈”战役 .....       | ( 76 )  |
| 侦察兵前往联络 .....      | ( 86 )  |
| 副官和将军的妻子 .....     | ( 90 )  |
| 埃里哈·科哈的亲戚 .....    | ( 96 )  |
| 艰苦的战斗 .....        | ( 107 ) |
| “火焰”侦察小组 .....     | ( 112 ) |
| 彼得连科得到赏识 .....     | ( 121 ) |
| 圈套 .....           | ( 141 ) |
| 马特维老爷爷在游击队 .....   | ( 166 ) |
| 在敌后 .....          | ( 183 ) |
| “钢圈”行动的破产 .....    | ( 206 ) |
| 逃跑 .....           | ( 223 ) |
| 在黑森林中 .....        | ( 232 ) |
| “火焰”侦察小组在行动 .....  | ( 273 ) |
| 会见 .....           | ( 305 ) |

|                  |       |
|------------------|-------|
| 与福斯特联系 .....     | (317) |
| 盖世太保的兽行 .....    | (321) |
| 侦察员季亚科夫之死 .....  | (340) |
| 与讨伐队之战 .....     | (346) |
| 少校克柳格计划的破灭 ..... | (350) |
| 我们一定要回来 .....    | (355) |
| 大地的支援 .....      | (364) |
| 年轻的侦察员 .....     | (397) |
| 突围 .....         | (420) |

# 黑 森 林

## 支队在东进

风一阵阵无情地吹落树上的红黄叶子，树叶四处飞扬，终于拗不过地球的规律，飘落下来。一堆堆地铺满了大地，散落到被炮弹炸得到处坑坑洼洼的坑里，象鲜艳的地毯一样遮盖了林间小路。它们落到那不成队形、疲惫不堪地踟蹰在林间道路的纵队士兵身上。士兵们的脸上布满了灰尘，衣服上散发着焦糊味儿，透过白绷带咕嘟嘟往外冒血……

士兵们散乱地向东方退去。

纵队在途中扩展得越来越大。战士们和指挥官单独地和成小组地从林中、沟壑、偏僻的地方来到路上。他们在行进中自动地加入了纵队。在这里又有谁会不自发地联合起来呢。这里有骑兵、步兵、坦克兵和炮兵，甚至看得到黑海水兵穿着呢军装。他们是怎样来到这个远离海洋的地方，你一下子是弄不清的。

走在纵队前面的是一位少校，他身材魁伟，膀大腰圆，他那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深钳在眼窝里。黑黑的胡子使风尘仆仆、瘦削的面庞显得更加突出。连梳子都很难梳整的一头浓密的黑发里，两鬓和直梳到头上的一绺绺黑发中明显地露出了白发。

少校的腰带上挂着不带皮套的毛瑟枪，腰带侧面有两颗英式手榴弹。



军便服上挂着荣誉勋章、公民劳动勋章。从少校衣着不整的军容来看，大概可以说，不久之前他还是一个普通人，是战争迫使他穿上军装的。

纵队进入林中深处。而越深入林中，远处的大炮轰鸣声也就变得越小。还在进行战斗，可是不知是在什么地方……

队伍被打散了。不然的话他们也许还会在一个小城市的郊区继续坚持防守。他们顽强地固守着阵地，勇敢地坚持着。一连三天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德国人的坦克燃烧起来。敌人步兵的散兵线在我方机枪的火力压制下卧倒下来。突然间敌人停止了进攻，战斗转移到远方的翼侧。敌人找到了防御中最薄弱的环节，把进行顽强抵抗的部队丢到一旁，从北面和南面绕过了他们。他们只好放弃阵地向东退却。

现在使姆兰斯基少校感到苦恼的只有一个问题。他并不是初次撤出战斗了。他曾在边境上参加第一次交战，他已经熟知了德国人惯于采用在防御最薄弱地段上进行突击的迂回战术。他不止一次地率领他的部队冲出了包围圈。而“包围”这个词既吓不倒他，也吓不倒他部队的士兵。当德军迂回的两翼部队形成了钳形攻势时，情况变得复杂了。那时只好在德军包围圈上寻找薄弱环节。钻出敌人的包围圈。

现在姆兰斯基正在从大炮的轰击声中来判断德军的翼侧转移到哪里，德军的翼侧会不会衔接起来？

树木稀疏起来，纵队来到了一块宽广的林中空地，少校看了看表，然后看了看身旁行走的一位瘦削的年轻中尉，冷冰冰地说：

“通知纵队！休息！”

“是，姆兰斯基同志，”中尉应声说。

姆兰斯基的脸上泛起了微红，他的声音令人感到严厉：

“中尉同志，我有军衔，请您准确地按条例回答命令。”

中尉感到难为情，改正道：

“少校同志，准许执行命令吗？”

“执行吧！”

他又大声地、以便让向他走过来的军官们都听到：

“请不要见怪，中尉！这是条令的规定，纪律、战斗中的纪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首先可以求得生路。我们前面还有严重的考验！”

“是，少校同志！”中尉改正过来，陡然转过身去，隐没在遮住道路转弯处的小树林中。

纵队到了林中旷地，休息宣布得很及时。一些士兵精疲力竭得倒了下来，头刚一沾地，马上就睡着了；另一些人还在坚持着。罗古林中士在被服袋里摸了很久，他从里面拿出了一些黑面包干。他那个排的战士们都在看着中士怎样处理这很少的储藏品。

中士把面包干掰成了很小的一块一块的，分得那么均匀。只有士兵间的战斗友谊才能做到这样准确……

姆兰斯基把教导员召到身旁，教导员哈森·阿里耶维奇·阿里耶夫和他的营从边境历尽了艰苦的道路来到了这里。他是一个正规军官，出生在巴库，是一个油田工人的儿子，还很年轻。别瞧他年轻，可是惊人的沉着冷静、端庄稳重。他身材高大，并不瘦，步履轻快，坚韧不拔，如同一个经过长征锻炼的人一样。

“教导员同志，”姆兰斯基命令说，“把我们营的战士们召集起来。我了解他们，您也了解他们。需要派出可靠的

警戒。人们都筋疲力尽了，他们很难和睡魔作斗争。我们的人习惯于……任务清楚吗？”

“任务清楚，少校同志！”阿里耶夫准确地回答说，甚至稍稍纠正了姆兰斯基带有老百姓讲话的腔调。

姆兰斯基笑了。他和阿里耶夫早已互相了解。他并不因教导员的微微嘲讽而感到气恼。作为一个还不完全习惯于军队生活的人，他仿佛默契地接受教导员的纠正。

阿里耶夫到林中旷地去挑选战士进行警戒。姆兰斯基把来到纵队的全体军官和下级指挥员召集到林边。

这是一次类似作战会议的会。

“指挥员同志们！”姆兰斯基开始讲道，“我认为，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处境都很清楚。为了使敌人的包围圈不致把我们合围起来，我们放弃了城市。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合围，来到了林中……和我们汇合到一起的有数百名战士。我们和你们一起应对他们的生命负责。对我所讲的话有什么补充和纠正的吗？没有！我想也是这样的。沉着冷静和精神上没有任何的惊惶失措……当前这对我们是最主要的！下一步的任务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们应当和我军主力配合起来。如何做到这一点，目前我还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所以，需要时间来弄清德军的部署，查明他们前线出现的缺口……这只有组成有组织的战斗单位才能胜任。我们应当把纵队分成连和排，委派各分队指挥官。从军衔最高来讲，我自己来担任这个队伍的首长……有问题吗？”

“有！”一个人声音响亮地说。

一个上尉——一个长着一头亮得象亚麻一样蓬松鬈发的年轻人——向姆兰斯基走近了两步。

“上尉彼得连科！”他自我介绍说，“我懂得条令规

定，少校同志！军衔高的担任首长……可是不认识您，是头一次见到。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有关情况！”

“可我知道……”指挥员中有人说。

姆兰斯基用手势制止了他。

“上尉彼得连科的问题提得很对！我应当讲讲自己的情况……按军衔，我是少校。我于五月由预备役应召入伍。参加战争时我是师特别处处长，在六月下旬全师被击溃时，我率领部队冲出了包围。师长阵亡，我只好把指挥权接过来。我们冲出包围以后，上级首长命我接管一个营，再一次突出包围。”

“战前您是什么人呢？”彼得连科又提出了问题。

姆兰斯基这一次更加注意地看了上尉一眼，可是却回答了问题。

“战前我是教师、党的工作人员。最后两年我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地区处的处长。还有问题吗？”

“我没有更多的问题了！”彼得连科回答说。

“我们这支队伍有将近七百人，”姆兰斯基继续讲道，“是一个严肃的战斗单位。这样的战斗单位应当有政治领导人和参谋长。同志们，你们同意这个建议吗？没有反对意见吗？没有！我也相信是没有意见的。我任命大尉哈桑·阿里耶维奇·阿里耶夫为支队教导员。他现在正去执行我的命令。我任命大尉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谢列金为参谋长。他原来是我营的参谋长。你出来一下，谢尔盖大尉！”

身穿斗篷雨衣的大尉从队伍中向姆兰斯基走过去。他的脸也象其他人一样，由于疲惫不堪、由于不眠之夜而黯然失色了，甚至双眼发红。他年约二十五六岁，具有正规军人姿态，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的经历是很简单的。他

毕业于中等专业学校——八年制，然后进了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高等军事学校，作了克里姆林宫的学员。战前他指挥过一个连。准备到军事学院，可是爆发了战争。他参加战斗比姆兰斯基和阿里耶夫稍晚一些。七月初他们师从波尔塔瓦城下调到西南方向，刚下火车立即就地与突入我们后方的希特勒摩托化军团展开了战斗。当少校率领他的营突出重围时，战争使大尉与姆兰斯基结识了。姆兰斯基指挥陷入重围的营，谢尔盖还在被围时负起了参谋长的职责。在营改建时谢尔盖依然是参谋长。

姆兰斯基向与会的军官说明，大尉阿里耶夫和大尉谢尔盖有突围作战的经验，而在当前的情况下这是最主要的。

没有反对意见，也没有人提出问题来。姆兰斯基下令道：

“工作吧，同志们！谢尔盖大尉！请您编好支队名册，把支队分成连、排！”

彼得连科，仿佛并不甘心，拄着卡宾枪枪托，摇摇晃晃地向卫生轿车走过去。卫生轿车刚刚开到，停得远一点儿。上尉后面紧跟着一个通信兵：一个身材矮壮的中年士兵。彼得连科阴郁的面容使通信兵感到不安，他用俄语夹杂着乌克兰词汇问道：

“上尉同志，您的脸色不好，看起来，您病了吧！”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彼得连科气忿地扔出了一句，并且向姆兰斯基那面把头一拱，“你会得病的！德米捷尔科，你不要白白地牺牲。”

“是吗？有什么不好的呢？”

“他自己硬充统帅。他为了升迁会把我们丢给德国人的。这样的人不会怜惜什么人的。只要能表现自己，连亲生

的孩子也会被舍弃成孤儿的。”

彼得连科这些带刺的话对通信兵没有起到作用。

“士兵们谈到他可是另外一种意见，”通信兵拉长了声音不紧不慢地说道。

“不要说空话！别人说到他……这不是你能明白的事。你就听我说的话吧！”

停了一下又说了句：

“最好弄点什么吃的！”

护士齐诺奇卡在卫生轿车旁站着，她那卷曲的栗色头发迎风披散，头上紧扣着船形帽。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充满了忧虑和不安。

“这里出什么事了？”因为是老熟人，她问彼得连科。

“我病了，护士。”

“您怎么啦？”齐诺奇卡甚至有点惊骇地问道。

“心脏有点不正常，”彼得连科回答说，厚颜无耻地盯着护士。

齐诺奇卡整理了一下落到额上的头发，打开了救护包，从里面拿出了一管药片，递给彼得连科一片。彼得连科接过来，可是不打算走开。他那一双眼睛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姑娘。

齐诺奇卡在他的目光下感到很不自然，可是尽力不去得罪彼得连科，平心静气、彬彬有礼地问道：

“您干什么这样看我呢？”

“我在看，小妹妹，你长得多美啊！我要是有一个这样的妻子……”

“您怎么啦，上尉同志！”

“如果能活着从这里挣脱出去，啊！那我和你一起过日

子多好，小妹妹。我知道一句非常妙的话！我会爱护你，我的美人儿！”彼得连科还想再说些什么，齐诺奇卡猛然转过身去。彼得连科把手一挥，走开了，他在通信兵身旁停了下来。

风刮断了一根干枝，树枝啪的一声落了下去，枝上落的乌鸦惊叫着飞向天空，在林中旷地下盘旋。

“你看，它叫个没完，这不是吉兆……”德米捷尔科说，斜视了彼得连科一眼。

姆兰斯基少校和谢列金大尉俯身在看地图。他们在确定纵队停留的位置，在地图上标出德军前进的方向，估量离德军多远驻有苏军主力，怎样才能和他们会合。

从严肃的眯缝着眼睛、从鼻梁上深深的皱纹上可以看出，姆兰斯基是不满意的：

“亲爱的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我们的情况十分困难。我们的人是从各个不同部队来的，有许多伤号。我们的武器不好。只有几门小口径炮和二十挺机枪，卡宾枪也不够每人一只。弹药更少：除了二三十箱炮弹和手榴弹——几乎没有什么。药品和粮食用完了。与司令部的联络已经中断了两天两夜，德国人在两翼进逼，若再向前推进，眼看就截断了我们的最后一条道路。而我们是在口袋里。最后一次战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士兵们疲惫不堪，而情况是：战斗不可避免。”

“我完全同意您对情况的估计，伊万·彼得罗维奇，”谢列金说，“我们需要直接对士兵们说明这种情况，以便使他们对一切意外情况有所准备。”

“好，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我们可以说！”姆兰斯基表示同意。

军官们到他们这里来报告组建连排情况。最后报告的是海军准尉瓦库连丘克，他是一个身材健壮的人。他那一双明亮得象天空一样的蓝眼睛看起来坦率、诚挚，并闪现出一种乌克兰人天生的幽默。看起来水兵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战士。他在水兵呢子军服上十字交叉地挎着机关枪子弹带和装有一些步枪弹药。腰带两旁左右挂着三颗手榴弹，右臂下腰带有一把刀。背着一支上着刺刀的步枪。总而言之，是一个带枪的人。

“海军陆战队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的呢？”姆兰斯基问道。

瓦库连丘克从口袋里拿出了裹着油布的小包。小包里是发给敖得萨港组建并调派到西南战线的海军陆战队的营的作战命令。水兵解释说，德军坦克突然的猛攻把他们的营和主力截断了，他们只好向北突围。在步兵旅中作战……

精疲力竭的士兵们在林中空地上没有来得及休息。

树林上空飞过了十架德国轰炸机，它们载着重型炸弹向东去。

几分钟以后，姆兰斯基下令按连排队形列队集合。

纵队的整个队形列好了。被编好的部队立即变成了一个战斗小组。

晚霞透过秋天的树叶照到林中空地上，在步枪刺刀上闪烁着反光。

“我们绝不容许被敌人装入口袋。”姆兰斯基说，“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冲出去！我们的军人职责要求如此，我们能否被解救也在于此！现在要求我们的首先是冷静沉着……谁说我们被包围了？我们在祖国的土地上……在祖国的土地上，对那些不放下手中武器的人来说，不可能被包围。敌人



今天越深入我们的土地，等待他们的是更可怕的惩罚。”

开始传来了马达声。后来从林中空地看到了空中的“拉马”——德国的侦察机。它在树林上空盘旋，刚刚高过树梢，缓缓地在观察林中道路、林间空地。

“散开！”姆兰斯基下令。

士兵们散开了——有的到灌木丛里，有的卧倒在草地上。

“拉马”在林中空地飞过，转了一圈，向一旁飞去。

姆兰斯基下令以排为单位分开离开空地，不要走到路上。

他们刚刚走出两公里左右，六架“蓉克”飞机来到树林上空，发出了爆炸声，“蓉克”轰炸了林中空地和它周围的树林。

“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姆兰斯基对谢列金大尉说，“我们在林中空地阅兵……现在我们的‘盟友’是夜晚和僻静的地区。”

“从头一批飞机就发现了我们……它们用无线电通知了自己人。我们列队……”谢列金回答说。

“现在可以解救我们的只有夜晚了，”阿里耶夫说。

他摘下了船形帽，挠了挠后脑勺，试图开玩笑地说：

“不，地球还是绕着它的地轴转，还是照常么。指挥官，我这样说对吗？”

“开玩笑，这很好，哈桑·阿里耶维奇，要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张慌失措，还想开玩笑，这就说明我们的人是意志坚强的。难道能战胜这样的人吗，哈桑？”

姆兰斯基是头一次只称呼教导员的名字。在这样的时刻不知怎么使人们亲近了，他们对那些经受失败的痛苦，可是